

小岗村上白云飘

■ 郑锦凤

对小岗村的了解，仅仅源于初中的课本。从课本中，我得知小岗村是“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”，村中18个人在同一张纸上按下了红手印……作为土生土长的农家女孩，通过课本学习，再积累些许知识后，在心中对小岗村及相关的18个人升腾起一种崇敬之情。年少的我，还希望有朝一日能走进小岗，去见一见那些敢为天下先的人。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，交通的落后，使我不得不暗自断言：与我相距千山万水的小岗村，肯定是我的目光与脚步永远到达不了的地方！

近水楼台先得月。张贴有“安徽外地媳妇”这个标签的我，相较于生活在贵州时的黄毛丫头身份，就有了捷足先登小岗村的便利。终于，在20多年后的一个暮春时节，有幸站立在小岗村村口的石碑坊下面，在对当初轻易说过的“永远到达不了”懊悔不已的同时，又惊

诧于小岗村的现貌，出乎我脑海中所设想的多种模样。映入我眼帘的是，笔直干净的街道，整齐划一的民居。同行的文友，算得上是个小岗通，加上，小岗村人的热情好客，我们能随便出入街道边的每一个单门独院。我们的脚步，从房前到屋后，目光所及，都是屋前花绕门，屋后树成荫。

等好奇的足步抵达小岗村旧址的时候，再将新旧民居作个对比，胸中喷薄而出的感慨，真的只能用今非昔比与翻天覆地两个词才足以表达。那破败、低矮的茅草屋，是他们初心的出发点。我相信过着新日子的他们，只有时时刻刻亲眼看见苦难的承载地，才能举步砥砺前行。

小岗村人，除了让游人能体会到他们言语下的热情与善良之外，洋溢在他们脸上自信，也非常感染人。更万分有幸，在文友的引荐下，我得以拜访当初

按下红手印的其中两个人：78岁的严金昌，75岁的关友江。这两个被国家领导人多次接见过的老人，谈吐文雅，和蔼可亲。与他们交流时，让人有一种与父辈交流的踏实与欣喜。交流之后，在怀着敬畏的心欣赏他们悬挂在白墙上的美好瞬间定格照时，他们表现出来的，又全都是遮掩不住的谦卑与低调。

在倦鸟栖居小岗村广场边的高枝时，我们在小岗村的游览，基本上可以画个圆满句号。我的一些文字也随即出现在朋友圈，文字下面还配上刚拍摄于小岗村的九宫图。立即就招来好友秒评：南顶云，北凤阳。

贵州省关岭县顶云乡石板井村，在1978年，因对抗饥饿，时年38岁的陈高忠，被推选为村长，他带领罗定尧等人将村里的土地分包到生产小组，从而进行农事生产。从顶云石板井村，到凤阳小岗村，大约相距2000多里，这些未曾

谋面的人们，却能在同一年做出了让后人称赞的惊天动地大事。这其中隐藏着怎样的玄妙？恐怕只能用“中国农民骨子里自带不屈不挠的精神”来解释了。

涨了相关知识后，又庆幸自己不虚此行，我满足地从手机屏幕上抬起头来。目光的低处，吸引我的是，与小岗村擦肩而过的畅通大道两旁绿化带上火红的小雏菊，以及路边杂树间若隐若现的金黄色油菜花；目光的高处，触动我的有，小岗村上方正飘浮着如棉花絮样的云朵。

因一南一北词组的牵引，我忍不住又朝家乡所在的大西南方向望去，有一大片橘红色的晚霞，正点缀在遥远的天边。我相信，这近在眼前的洁白云朵，一定蕴含着小岗精神；那远在天边的橘红晚霞，肯定正在渲染着石板井的果敢。遥相辉映的它们，绝对是浩瀚苍穹里不可或缺的存在。

半盏春茶里的缕缕往事

■ 李秀芹



丈夫每到四月就喜欢去菜地喝茶，家居山前，开垦出一片土地，养花种菜。四月天蚊蝇未出，温度适宜，穿单衫不寒，着厚衣不热，户外喝茶正惬意。菜地里小葱、韭菜、菠菜正生长旺盛，一畦草莓已经开出了朵朵白花，像白蝴蝶飞舞在绿叶间；一簇簇顶着毛绒球的蒲公英也怒放着黄色的花，山间较寒，香椿树才欢欢喜喜抽出了嫩芽儿，地边的山楂树也不甘落后，新枝条露出了绿叶，在尾端顶出几片粉色的叶，花儿一样漂亮。不远处的树上，电线杆上几只不知名的鸟儿在啾鸣，唱出春天新的歌谣，田垄上爬着一只肥硕的白猫估计听醉了，睡得正酣。

人坐田间，春风得意洋洋茶，长嗅深吸透脾轻，轻呷慢品忘尘缘。丈夫说，喝春茶就需在野外，一杯熟茶就一片春光，才不枉费这千元一斤的新茶。

儿子前几日去江苏出差，从茶农手里买了一袋今年新采摘的碧螺春，送我们尝鲜。说起来我家的茶叶真不少，子女买的，朋友送的，红茶、绿茶、白茶、黑茶，什么季节喝什么茶，单那些讲究就够我“喝”一壶的。

想起我的祖父，也喜喝茶，但旧时年代，农人哪里喝得起好茶，每年春耕农忙时节，祖母才舍得给祖父冲泡一点点茶叶末，这可是待客的礼遇，祖父干活累了，坐在地头，大口大口喝茶，甘之如饴，我馋得吧嗒嘴儿，祖父将茶水递到我嘴边，我吓得连连后退，六十多年前，乡下女人哪有喝茶的，形容厉害女人才说“这女人抽烟喝茶”，可见女人喝茶和抽烟在

一个等级。

有些人家里来了客人，连茶叶也需借，说是借，说辞而已，实则要。借茶者通常手持茶壶问邻家借一壶茶，主人便会从自家茶罐里捏一点儿，多少随意。一次村里王二怪来我家借茶，都借多少次了，让人生厌，我趁祖母忙，接过他的茶壶往里捏了一点点，几乎没有，王二怪那天泡了一壶白开水。祖母知道后，把我好一顿训，又亲自给王二怪送去了一壶茶叶，够他喝两天的，都是我弄巧成拙造成的损失。

后来，土地承包到户，农人生活条件好了许多，我们家再不喝茶叶末了，可以买得起茉莉花茶，有杆有叶有花，清香扑鼻，可祖父过世了，他未能等到一壶香茶。

父亲也喜欢喝茶，母亲每天都会泡一壶茶，父亲做文案工作，晚上经常加班，喝茶可以提神。茶除了解乏还有提神功效，这个之于我有帮助，我那时在学校当老师，晚上熬夜备课是常有的事儿，父亲便送我一包花茶，让我喝喝试试，保证工作更有效率。果然我一喝便睡不着觉了，后来喝着喝着喝上瘾了，觉得喝水若不放点儿茶，只喝凉白开日子便寡淡了许多。学校女老师纷纷效仿，女人也名正言顺喝茶了。

在很长时间里，我以为茉莉花茶是最好的茶叶，而且父亲也说，他最喜欢喝茉莉花茶。那时学校附近的供销社也只卖茉莉花茶，父亲的茶罐里快见底了，我便给他买花茶装满茶罐。

后来才知道，茶叶有好多种，父亲喝的花茶只是最普通的一种。父亲对茉莉花茶情有独钟，或许因为花茶便宜，不舍得让我们多花钱。

生活在一壶茶水中滚动流转，氤氲出幸福的味道，喝茶也由最初的解乏提神升级为养生和休闲。我也端坐菜地里喝春茶半盏，往事从茶水里汨汨而出，不经历光阴，就难以体会当下这份悠闲和醇香。

丁香花开

■ 马庆民



四月过半，公园里的丁香花儿终于绽放了，一时间风头尽显，毫无悬念地变成了夺人眼球的主角儿。

丁香花，先不说花色花香，单这个名字就已经足够让人心生喜欢。虽然花蕊很小，花筒细长如钉，但一盛开，却无比芬芳，令人心花怒放。丁香花的色彩不是很浓艳，以白色、紫色、淡紫、蓝紫色居多，且颜色是根据开放程度而渐变的。丁香开花最初是淡紫色的，然后变成紫红色，到最奔放的时候，又变成了粉白色，之后慢慢趋于平淡，变得平凡，最后就只是简单的白色。

但无论哪个色彩都似有一层雾气笼罩着，远远望去，如朵朵光艳的彩云，掩映着绿树繁花，云蒸霞蔚；伴着一拨又一拨沁人心脾的花香，奔袭而来，声势浩大的铺开一卷“胜地花开香雪海”的暮春美景。

在古诗词里，“花香袭人是丁香”，“花中君子”也是丁香。她是高洁、美丽、柔弱的化身，正如杜甫诗云：“丁香体柔弱，乱结枝犹垫。细叶带浮毛，疏花披素艳。深栽小斋后，庶近幽人占。晚望兰麝中，休怀粉身念。”在诗人心目中，丁香花高雅圣洁，清丽幽香，凋零时亦不哀不怨，只留兰麝般的香气，氤氲四方。

然而，丁香的香气却很特别，就如她的名字一样，是朴素的香，一丁点的香。不似梨花那么清淡，不似桃花那么袭人，也不似杏花那般脂粉；丁香的香，不张扬、不妖娆，香气浓郁却不失清雅，香气扑鼻却不失淡爽，亦如它特有的仪态，淡淡的，浅浅的，弱弱的，令人顿生怜香惜玉之心。

初识丁香，是在戴望舒的《雨巷》：撑着油纸伞/独自彷徨在悠长、悠长/又寂寥的雨巷/我希望逢着/一个丁香一样的/结着愁怨的

姑娘/她是有/丁香一样的颜色/丁香一样的芬芳/丁香一样的忧愁……

那时年少，不曾真的见过丁香，却在心里生出了一个朦胧的意象，认为丁香就是一位姑娘，就是心中无限向往的，那个撑着油纸伞的江南姑娘——满是忧郁、彷徨、愁怨和忧伤。

亲见丁香，是在大学校园里，寻香而识，初见，就莫名地喜欢，从此不忘。犹记得那个夜晚，我和慧从图书馆出来后，被一阵香气吸引，随即她突发奇想，让我陪她去寻“五瓣”丁香，她说那样就寻得了一份幸运，就会实现一个愿望。但可惜的是，我们看见了普通的丁香，并未寻得“五瓣”丁香，也只能在那一缕缕幽香中，泛起淡淡的感伤。

记得我们当初曾约定，丁香花再开的时候，一定再来寻一次，但慧，却永远的失约了……

我曾幻想拥有一间淡雅的小屋，屋外的院子种满了丁香树，在雨后皎洁的月光下，让轻歌曼舞的丁香花扬起满院的芬芳，任由丁香花瓣轻轻滑过我的眉间，掌心。我想，那一定是慧从天堂捎来的信物。

丁香的花蕾叫丁香结。诗人常以丁香结来表达对伊人的思念，认为丁香含苞不放，就是愁思郁结难以排解。如李商隐诗云：“芭蕉不展丁香结，同向春风各自愁”、李清照诗云：“丁香千结苦粗生”、宋诗人王雱也诗云：“相思只在，丁香枝上，豆蔻梢头。”就是因为丁香有结，有千千结，所以才容易生愁。

我想，正是因为丁香有结，花开时才如此芬芳，因为她打开了花结。生活中，很多人都会有心结，如若解开了心结，也定会如丁香花开，虽微小，却能散发出阵阵清香，绽放成一片风景……